宋刊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禮記 三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

檀弓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拔蒲八反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行下孟反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粥音祝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難乃旦反注同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疏公叔至文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請君諡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注文子至作發○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爲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注難謂至死鳥○正義曰案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故謂至文子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

○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駘大來反碏七略反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適下歷反注同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齊側皆反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

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疏石駘至知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至則兆。旣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三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孰有至者乎。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下皆同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度大洛反於是弗果用果決疏陳子至果用。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亢至弟子。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己故知是子車弟也子亢至之也。子亢旣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爲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疏子路至謂禮○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至謂禮○孔子以子路傷貧故荅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荅上生無以爲養○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椁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荅上死無以爲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從才用反注下同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靮紲也○羈音基靮丁歷反紲陳忍反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衛獻至果班○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欲賞至於衛○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爲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急也○革本又作亟居力反注同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襚音遂脫本亦作說又作稅同他活反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縣音玄注同潘普干反疏衛有至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爲衛大史今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襚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爲臣請

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脫君至以斂○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禭不云祭服
禭臣今君以祭服禭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禭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
玄冕故得禭也祭服既尊得以禭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禭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
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禭衣也案士喪禮云君禭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禭皆不用襲
故士喪禮云庶禭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禭故士喪禮小斂凡有十九
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禭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禭故士喪禮
大斂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稱又云君禭不倒是大斂得用禭也云
凡禭以斂者謂庶禭以小斂君禭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禭衣不用襲也 ○陳乾昔寢疾屬
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婢子妾也
○乾音干屬之玉反夾古洽反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善尊己不陷父
於不義 疏 陳乾至果殺○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
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
也○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爲己棺又使二婢夾己於棺中也
○陳乾昔死者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纓疾病或陳乾昔揔是人名但
先儒無說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
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
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
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太
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繹音亦去羌呂反注同籥羊勺反 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疏
仲遂至不繹○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注春秋至聲者○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
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
及左傳文也云萬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
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
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
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荅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爲廢謂

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于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
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二句全是傳文也○季康子之母死公輸
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音
班注及下同封彼驗反技其騎反下同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被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角反繂音律繞而沼
反重直龍反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下戶嫁反植時力反般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爾昌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
與音餘下苦與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毋音無噫不寤之聲○噫於其反弗果從疏

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爲匠師之官年方
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爲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
人服般之巧○注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爲機窆之事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
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爲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
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已巧事誰有強偪於
女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
於女有病公肩假旣告般爲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公輸若匠
師○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注言視至盧也○正義曰凡言
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
僭天子也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
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爲碑也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槨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
四角非謂正當槨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爲鹿盧所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
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繂繞者繂卽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
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繂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
子六繂也喪大記云君四繂二碑諸侯旣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繂四
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槨南北豎長前

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説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注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正義曰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説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爲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瑑爲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宫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注以已至本同○正義曰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已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爲休已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已義異也云僣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僣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注毋無至止之○正義曰依説文止毋是禁辭故説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欲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無有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注不寤之聲○正義曰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能寤於禮故傷之而爲此聲也

○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禺音遇又音務注同辟音避罷音皮倦其卷反頸吉領反掖音亦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繇本亦作徭音遥任之雖重也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弗能弗亦作不爲于僞反下注國爲下爲懿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旦反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爲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重依注音童下同汪烏黄反踦魚綺反冠古亂反魯人欲勿殤重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行下孟反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之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

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爲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爲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踦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爲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踦意以爲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爲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爲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師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爲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踦之事故爲一也○注禺人至務人○正義曰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爲逐季氏公曰務人爲此禍務人即公爲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注重皆當爲童○正義曰此云重汪踦下云重汪踦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爲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爲童也注見其至斂葬○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爲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爲士猶以殤服服之汪踦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爲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但指衆辭汪踦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爲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

疏子路至則下○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無事君主於孝○正義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馬督音篤本亦作督○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射食亦反下同○射之斃一人韔弓不忍復射斃仆也韔韜也○斃本亦作獘婢世反下同韔勑亮反仆蒲北反又音赴韜吐刀反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

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朝直遙反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善之

疏工尹至禮焉○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工尹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爲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子後立爲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同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令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爲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爲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弃疾餘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則此分句爲異解義亦別言手弓者令其彀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注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於時郤克爲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爲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其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爲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爲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爲鼓下案周禮

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韔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是胡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爲有禮也○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桓依注音宣諸侯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含胡闇反啖徒暫反食音嗣徐音自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衣於既反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欲尊康王○強其丈反下注同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拂芳勿反柩其又反茢音列

疏諸侯至悔之○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注在魯至言之○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荆者楚屬荆故荆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于上○滕成公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肹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肹許乙反子服惠伯爲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介音界注及後同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難乃旦反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昭常遙反遂入惠伯強之乃入

疏滕成至遂入○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叔至弓也○正義曰案世本叔肹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爲叔肹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注惠伯至副也○正義曰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爲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及郊至公事○敬叔爲使惠伯爲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爲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郊滕至不入○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

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恆爲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注政君至叔父○正義曰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爲叔父撿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爲叔父敬叔呼懿伯爲五從祖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故知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爲宮象○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爲兌梁即殖也○于奪徒外反注並兌同杞音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遥反上詩掌反拘音俱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廬力居反○

疏哀公至辱命○正義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注肆陳至拘也○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孺子䵋之喪魯哀公之少子○䵋吐孫反哀公欲設撥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撥半末反輴勑倫反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輴殯車也畫轅爲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而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椁音郭幬大報反攢塗才丸反下音徒諸侯輴而設幬輴不畫龍爲榆沈故設撥

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沈本又作審同昌審反澆古堯反汁之十反滑于八反 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

者也而君何學焉 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綍繫於輴王臣於禮去輴今有綍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中丁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

反非注同去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肂本又作肄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遍反衽而審反 疏 孺子至學焉○正義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至學焉○顏柳

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輴謂畫輴車轅爲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輴載柩不畫爲龍亦累木爲椁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爲題湊直橫木復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輴須設榆沈備擬牽引爲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綍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注畫轅至以椁○正義曰經直云龍輴知畫轅爲龍者以輴之形狀庳下而寬廣無似龍形唯轅與龍爲形相類故知畫轅也云所謂菆塗龍輴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輴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菆木爲題湊爲四阿椁制而塗之○注輴不畫龍○正義曰以上云龍輴此直云輴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注三臣至見衽○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綍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綍惟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綍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菆叢其木以鄣三面倚於西序肂謂穿地爲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

○悼公之母死 母哀公之妾 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 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爲于僞反下爲妾注爲之下弗爲服皆同與音餘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言國人皆名之爲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嬖必計反 疏

悼公至妻我○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爲妾著服非禮之事○注妾之貴者爲之緦耳○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爲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爲我妻故不得不服 ○季子皋葬

其妻犯人之禾 季子皋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躐力輒反 申祥以告曰請庚之 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庚古衡反償徐音尚 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 時僭侈○僭子念反侈昌氏反又赤氏反 朋友不以是棄予 言非大故

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長丁丈反疏季子皐葬其妻至繼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成宰○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皐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爲成宰者下文云子皐爲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皐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爲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皐字不同者古字通用○子皐至繼也○子皐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爲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弃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爲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濤儉大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已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餽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反見賢遍反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仕而至服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爲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已君爲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爲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辟其名○辟音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鐸大各反舍音捨

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疏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凡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

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而爲神諱義也旣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義方爲始也○注謂不至辭也○正義曰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旣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爲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注政謂至同名○正義曰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毁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爲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爲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荅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於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惟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旣並爲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湯緯語也言帝生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爲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爲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爲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大甲帝乙武丁○自寢門至于庫門前旣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皋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也若凡諸侯則皋應路也

○二名不偏

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稱擧也雜記曰妻之諱不擧諸其側

疏 二名至稱在○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注稱擧至其側○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擧之義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憂謂爲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敗必邁反

赴車不載櫜韔。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櫜音羔韔亦作韔勑亮反戢側立反

疏 軍有至櫜韔○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軍不載櫜韔者軍旣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櫜戢之弓則不以韔戢之故注云兵不戢示當報也○注以告至弓衣○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櫜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櫜鞬皆以櫜爲韜弓此注爲甲衣者以下韔文韔旣是弓衣故以櫜爲

甲衣○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有焚至日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傷之事○注火人至三年○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重直用反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吉反又如字【疏】孔子至虎也○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乃荅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摯音志下戶嫁反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已夫已止也重強變賢夫音符強其丈反○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虛本亦作墟同魚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涖臨○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買反舊胡買反【疏】魯人至解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爲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

信於民也○對曰至民敬○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敬信不當唯以言爲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辭率下而已○注墟毀滅無後之地○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爲無後也○注會謂至疑之○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爲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疑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爲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

○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憔在遥反悴在醉反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爲于僞反下同長丁丈反下官長并注同嬴音盈札側八反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死深式鴆反○其斂以時服以時行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斂反隱於及反注同從子容反

疏 延陵至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是也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爲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眛也與季子

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尙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注以生恕死○正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注亦節至尺所○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亦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

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號戶高反注同而遂行也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疏】既封至矣乎○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及再言之者慇傷離決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爲定○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含胡闇反注及下同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僭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易則易並以豉反下及注同拒本又作距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

不聞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頓徒困反本亦作鈍【疏】邾婁至其祖○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之辭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録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爲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惟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注君行至天子○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云言侯玉者徐自此於天子以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强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注易謂至拒之○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爲臣禮易既爲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爲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歛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歛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注言我至不妄○正義曰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于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歛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歛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歛先病○祝之六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日

天下服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爲
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畿音祈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勿粉反徐亡粉反疏天子至其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椁材之
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
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繐衰既葬而除
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大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
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
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
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
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
饑居宜反字林九依反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斂力檢反下同黔敖左奉食右執
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閔而呼之
非敬辭○奉芳勇反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
可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與音餘注同狷音絹疏齊大至可食○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黔敖既見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
愍之故曰嗟乎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
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狷故爲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

已意不從無禮之爲而餞者有此二性故止之○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有殺本又作弒同式志反下臣殺子殺同貜俱縛反且子餘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教之罪○瞿本又作戄紀具反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斷丁亂反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爲豬○殺如字壞音怪洿音揁豬音誅復扶又反蓋君踰月而后舉爵自貶損

疏邾婁至舉爵○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曰寡至無赦○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弒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弒父之獄矣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宮字諸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言諸至無赦○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宮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弒君弒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弒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爲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弒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弒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弒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歐母甲見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歐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歐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注豬都至爲豬○正義曰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爲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爲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眾多○奐音渙本亦作煥奐爛言衆多也囷起倫反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爲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

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要一遥反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禱丁老反祈也

疏晉獻至善禱○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晉獻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爲大夫故稱父祖爲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爲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爲善禱也○注晉卿至爲原○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爲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爲京廣平曰原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爲原也

○仲尼之畜狗死畜狗馴守○畜許六反又許又反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手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爲埋馬也敝蓋不弃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封當爲窆陷謂沒於土○貢本亦作贛音同爲埋于僞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彼斂反出注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

人爲君在弗內也閽人守門者○閽音昬弗內上如字下音昬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更莊飾○廐久又反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鄉許亮反下戶籬反曾子後入閽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辟音避下同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之○霤力又反

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疏 季孫至遠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至遠矣○二子既入涉至內霤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敬畏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禮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爲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爲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罕呼旱反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闚視也○覘勑廉反下同說音悅下注同闚去規反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當丁郎反

疏 陽門至當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宋以至喜也○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爲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爲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爲術之五世孫也○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爲疑辭也○詩云

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弃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爲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而已是助語句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 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般音班弑音試遏於葛反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麻猶經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與音預

疏 魯莊至不入○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皐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大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經○注時子至而反○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注麻猶至卒哭○正義曰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際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按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麻後不復入按喪服注鄭大夫既虞士卒哭而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摠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 沐治也○壤如丈反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 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材音才 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說人辭也○貍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 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 佯不知○佯音羊 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 已猶止也○從才用反以已並音以 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疏 孔子至故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

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爲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爲歌曰貍首之班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爲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爲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弃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親之道尙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爲故之道尙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按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已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爲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已者謂方始爲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令原壤是夫子故舊爲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爲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桓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奬不簡善惡原壤爲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弃本不拘禮節妄爲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譽音預向許亮反肸許乙反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也作起叔譽曰其陽處父乎陽處父。襄公之大傅。父音甫注同傅音賦。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爲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爲特。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植直吏反又時力反注同知音智射音亦又音夜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難乃旦反要一遙反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居二寸以爲侯中退或爲妥○追然音退本亦作退勝音升妥他果反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其口吶吶舒小貌。吶如悅反徐似劣反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爲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長丁丈反鍵其展反徐

其傴反籥也生不交利廉也死不屬其子焉潔也。屬音燭【疏】趙文至子焉。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叔譽至
名肸。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
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爲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
羊舌大夫爲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
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
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之内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至稱也者并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
曰言處父唯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没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
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至爲特。正義曰并者謂并他事以爲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
并猶專也云謂剛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
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爲
將狐射姑郤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
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見利至稱也者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祿遂不顧
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至利是。正義曰案
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
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
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利其至其友者文子稱隨武
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
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已遺弃故舊今武子既能
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内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
云文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
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
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
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
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
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注鄉射至侯中。正義曰引
之者證中爲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
以爲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注舉之至鍵也。正義曰知爲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
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内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
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生不交利者謂文子

生存之日不交涉爲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爲霸主總領諸侯武爲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學戶教反注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衣當爲齊壞字也繆當爲不樛垂之樛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衣衰依注衣作齊音咨繆依注讀曰樛音居虯反爲舅于僞反下爲舅爲天子不爲兄不爲蠶同魯鈍徒困反亦作頓**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爲皮。衍以善反注同**請繐衰而環絰**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旣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爲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爲舅服之。繐衰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爲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喪如字末莫曷反**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

【疏】叔仲至環絰。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爲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絰也謂絞麻爲絰。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旣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爲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絰衍荅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繐衰環絰。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繐衰環絰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旣無禁明其得著繐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絰。注叔仲至之族。正義曰知者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爲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注衣當至勝學。正義曰喪服婦爲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爲不樛垂之樛者讀從喪服傳不樛垂之樛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樛耳云士妻爲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仲叔爲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爲士妻其實大夫妻爲舅姑亦齊衰。注衍蓋皮之弟。正義曰知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爲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繐衰至服之。正義曰知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絰弔服之絰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絰鄭注云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又鄭注雜記云環絰者一股所謂纓絰也纓而不樛是環絰不樛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繐衰爲非今子柳旣受學於父不肯粥

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注婦以至舅非。正義曰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據喪服謂繐衰也云弔服之絰者謂環絰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

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爲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爲蠶之績

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謂蜩喙長在腹下。成本或作鄭音丞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佳反蚩昌之反蜂孚逢反蜩音條喙呼惠反又丁角反 疏 成人至之衰。正義曰此一節論成

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爲兄制服者也。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皐其性至孝來爲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

人恐罪及已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正義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爲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背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而蟬有

緌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爲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

有緌緌自著蟬非爲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爲制服服是子皐爲之非爲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

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強其兩反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惡乎猶於何也。惡音烏注同 疏 樂正至吾情。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悔

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歲旱穆公召縣

子而問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旱音汗縣音懸繆音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尪者面鄉天

覬天哀而雨之。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暴步卜反下同尪烏光反鄉許亮反覬音冀本又作幾音同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

不可與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錮音固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

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

暵則舞雩。覡胡狄反旱暵呼旦反雩音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為于偽反不亦可乎可或作善【疏】歲旱至可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春秋至曰覡。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正義曰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祔音附下同合音閤下同間間廁之間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善夫音扶【疏】孔子至善夫。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竝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竝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注疏卷十校勘記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節

其子戍石經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戍作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挍云戌誤戍　公叔至文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謂君誄臣之謚法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謂作請是也衛氏集說同　若呼其名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若作君衛氏集說同　故謂至文子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道德博聞曰文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聞誤文

石駘仲卒節

有庶子六人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子誤人 石駘至知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脫下知字 禮有詢立君 惠棟按宋本作詢此本詢誤諂閩監毛本同

陳子車死於衞節

度諫之不能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正作止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子亢不能止之又云自度不能止據此則作止者爲是

陳子至果用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路曰傷哉貧也節

啜菽飲水盡其歡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亦作菽釋文出啜叔云叔或作菽 斂手足形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斂手案正義云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經文當作首今作手與疏標經句合與疏說經義不合盧文弨云首足見上篇此疏內亦以頭首爲言知手字誤秦板作首是也

子路至謂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斂手足形者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按手改首

衞獻公出奔節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襄下有公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又云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據是正義本當有公字 衞獻至果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日旰不召 惠棟按宋本作旰監本同此本旰誤旰閩毛本同

衞有大史曰柳莊節

所以此禭之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以下又有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所以可以此禭之者 衞有至變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

家自告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自作以爲禮未畢公再拜稽首監毛本如此此本畢下衍一○閩本同是大斂得用縫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縫上有君字

陳乾昔寢疾節

陳乾至果殺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纓疾病閩本同監毛本纓作嬰餘同惠棟按宋本且作上謂亦作亦謂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仲遂卒于垂節

有事於太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太作大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廟作庿衞氏集說作有事于大廟仲遂至不繹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故於後始稱傳曰閩監毛本作始此本始誤如

季康子之母死節

斂下棺於槨閩本同衞氏集說亦作槨監毛本槨作椁岳本同嘉靖本同下同○按依說文當作𣞘從木𩫏亦聲多技巧者閩監毛本作技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技誤枝下甞其技巧同釋文出多技云下同般爾以人之母甞巧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爾以云古以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惠棟按宋本作寧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寧誤強閩監毛本作誰亦非考文云古本足利本作寧其母以甞巧者乎惠棟按宋本宋監本閩本石經岳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毋誤母嘉靖本同釋文出其毋云音無注亦云毋無也則經不作母明甚盧文弨按云依注當作毋下放此又禮記音義考證云近人所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甞巧者乎爲一句改毋爲母與鄭注不合失之矣○按當作毋故陸德明音無今釋文作毋亦非季康至果

從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閩監毛本同此本將上衍一。執斧以涖匠師是也閩監毛本作涖此本涖字闕 不正

相當比擬之辭也閩監毛本作比擬衛氏集說同此本比擬二字闕 以禮廟庭有碑惠棟挍宋本作以禮續通解同此本以禮二字闕閩監毛本作儀禮按儀

字非也 牲入麗于碑各本如是此本牲作性誤也 云穿中於間爲鹿盧所閩監毛本作者此本作所屬下讀 鹿盧兩頭各入碑木

閩監毛本作各衛氏集說同此本各誤名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閩監毛本作漸衛氏集說同此本漸誤斬 故云四植謂之桓也監毛本作植衛

氏集說同此本植誤桓閩本同 大夫亦二碑閩監毛本作二此本二誤三 所以用之以得爲休已之字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所以下又有以字

乃得通用謂用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謂用二字 依說文止毋是禁辭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止作上 毋止其辭讓也惠棟挍宋本閩

監毛本讓作議 故傷之而爲此聲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三終

戰于郎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曰節止爲第十四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戰于至可乎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節論童子死難之事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節上有一字衛氏集說同 郎者魯之近邑

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之字 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魯作侯是也 以其俱有童

汪踦之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踦作錡。按此引左氏傳作錡不作踦也

子路去魯節

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閩監毛本作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國誤國 子路至則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注無君

事主於孝閩監毛本作君事此本君事二字倒 曰墓謂他家墳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曰字闕盧文弨挍云宋板無曰字有空疑當作圈浦鏜挍云曰當者誤

工尹商陽節

與陳弃疾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弃作棄下經注及疏同　工尹楚官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楚作是盧文弨挍云宋本作是不可從○按盧文弨是也疏云楚皆以尹爲官名故知工尹楚官名也　司馬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馬裻云本亦作督正義本作督○按依說文當作裻亦作禱督假借字

子手弓而可手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此處闕考文云古本可下有也字案正義作一句讀則可下不得有也字其讀至可字絕句者家語分句之異也正義所謂附之以廣見聞是也　商陽仁不忍傷人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足利本同監毛本商誤謂傷作殺　以王事勸之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王誤至考文引足利本王作君

又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又及云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考文引足利本作又及一人案正義云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据是疑正義本及下有一人二字　工尹至禮焉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作今此云四字闕陳誤棄閩本作字不闕闕今此云陳四字監本同毛本今此云陳四字闕補盜賊伏隱四字非　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州來者三字闕閩監毛本補州來使三字挍使字非也　工尹商陽與棄疾追吳師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與疾二字闕　商陽手弓棄疾曰閩監毛本作疾此本疾字闕　傳之所云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人字是也衛氏集說同　而後逐之惠棟挍宋本逐之下有義字是也

諸侯伐秦節

聲之誤也此本也下脫一○與釋文挍嘉靖本不附釋音而也下有桓依注音宣五字蓋誤以釋文羼入也閩監毛本不誤岳本衛氏集說注亦也字止

襄公朝于荆此本襄上有一○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無　諸侯至悔之〇閩監毛本作○此本○誤自下注在魯至言之○同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荆言之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挍云當依注改荆爲州

滕成公之喪節

滕成至遂入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敬叔殺懿伯 閩監毛本作殺衞氏集說同此本殺字闕

哀公使人弔蕢尙節

行弔禮於野非 閩監毛本作非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非誤升衞氏集說非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 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二作三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案依春秋當作三　哀公至辱命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諸侯大夫士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謂字　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 閩監本如此此本上二誤一毛本下二誤一

孺子䵣之喪節

孺子䵣之喪 各本同毛本孺字闕　殯以椁覆棺而塗之 惠棟挍宋本作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而字闕閩監毛本而作上非　所謂菆塗龍輴以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櫕塗○按喪大記云君殯櫕至於上注云櫕猶菆也

爲榆沈 閩監毛本作榆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榆誤揄注同　孺子至學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正禮而言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以其作故以　注轅不畫龍 閩本同監毛本轅作輴是也　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綍作紼衞氏集說同

悼公之母節

悼公至妻我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季子皐葬其妻節

孟氏之邑成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邑成作成邑

朋友不以是弃予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疏做此 侍寵虐民閩監毛本作侍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侍誤侍

季子皐葬其妻至繼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九字 以孟氏自爲奢暴之故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本同毛本自誤白衛氏集說無之字

仕而未有祿者節

君有饋焉曰獻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餽云本又作饋正義本作饋 仕而至服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

自稱己君爲寡君也閩監本同毛本爲誤謂考文引宋板亦作爲

虞而立尸節

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爲作謂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易說帝乙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說下又有說字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九字 故未有尸閩監毛本作有此本誤百 筵雖大斂之時已有閩監毛本作筵此本誤庭 喪事素几閩監毛本作素此本素誤案 鄭注云謂殯奠時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殯改凡○按浦鏜是也賈景伯云言凡非一之義 天子既爾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矣 生時飲食有事處也閩監毛本作事衛氏集說同此本事誤重 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不誤下承誤丞 正義曰高祖之父閩監毛本作父此本父誤事 嫌引祕書閩監毛本作祕此本祕誤必 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爲名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曰作日

二名不偏諱節

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作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在

軍有憂節

赴車不載橐韔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橐韔云本亦作韔正義本作韔　軍有至橐韔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露載其甲及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但作袒衞氏集說亦作但露段玉裁訂說文誤字說云人部曰但裼也故衣部云裼但也羸但也裎但也今本衣部作袒也袒訓衣縫解爲今綻裂字而失其義矣案依段義則但即袒露之本字宋本袒從俗作也　以下韔文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韔上有有字

有焚其先人之室節

謂人燒其宗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火是也宋監本衞氏集說同　有焚至日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惠棟按宋本作毀衞氏集說同此本毀字脫閩本毀字闕監毛本毀作虧非

孔子過泰山側節

使子路問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路作貢石經宋監本岳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案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實使子貢而興國本及建諸本皆作子路疏亦不明言何人及考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所引證之則作子貢是也　孔子至虎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魯人有周豐也者節惠棟云魯人節喪不慮居節宋本合爲一節

哀公執摯請見之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闕釋文出執贄　墟墓之間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墟作虛注同釋文出虛墓云本亦作墟注同正義本作墟○按虛墟古今字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以莅

魯人至解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徒作誓盟監本作誓盟惠棟按宋本作盟誓　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穀上有又字

喪不慮居節

謂賣舍宅以奉喪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舍宅作宅舍

延陵季子適齊節 惠棟云宋本延陵至隱也下疏文一則在後其合矣乎經文之下

示節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示作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依正義作亦字是也 謂高四尺所 閩監毛本有所字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所字脫嘉靖本同

延陵至隱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云作言得上有葬子二字 及閭廬使專諸刺僚 監毛本作及此本及誤乃閩本同 後讓國又居之 閩監毛本作居此本居誤君 亦節至尺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亦誤示下故云亦節也同 命猶性也 惠棟按宋本作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猶誤須閩監毛本同 既封至矣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既封至之也無下正義曰三字 案鄭注覲禮云 惠棟按宋本作覲衛氏集說同此本覲誤覩閩監毛本覲誤覲下故覲禮云同 而遠墳三帀也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帀作匝毛本誤市

邾婁考公之喪節

魯魯鈍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頓也云本亦作鈍正義本作鈍 邾婁至其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是使致之辭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無之字此本是使誤居養辭誤音閩監毛本同 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 惠棟按宋本作於敝此本於敝誤益弊閩監毛本同 謂應簡易而為廣大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應簡誤惡閩本同監毛本作惡簡亦非 君見有是不忘可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有作存是也 案春秋昭三十年 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考文引宋板作三 故論語云子之迂也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校本迂改于依鄭本 親自致璧於

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惠棟挍宋本作者衞氏集說同此本者字模糊閩監毛本誤若

天子崩節

祝佐含斂先病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病閩監毛本病誤服　以爲棺椁作棺椁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無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棺下有之字案正義云可以爲周棺之椁者疑正義本注文亦有之字　天子至其人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考文引宋板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病誤服下病在祝後同　三日子大夫人杖閩監毛本子大作太子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大字　案如大記及四制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如作喪○按如者如上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也嚴杰云　此據朝廷之士閩監本作土此本誤七　若存則人神均其慶閩監毛本作存衞氏集說同此本存誤有

齊大饑節

齊大至可食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邾婁定公之時節

有弒其父者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有殺云本又作弒同式志反下臣弒子殺同正義本作弒　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閩監毛本同石經同衞氏集說同岳本宮作官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正義云此在宮字諸本或爲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據此則作在宮者亦孔氏所見之本而非正義所用之本也　邾婁至舉爵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節惠棟挍云晉獻文子節仲尼節宋本合爲一節

禱求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求下有福字　晉獻至善禱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

者閩監毛本有文字此本脫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原作京令國民族葬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民毛本民誤名

仲尼之畜狗死節

畜狗馴守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狗作利盧文弨云觀釋文音狗在後似宋本利字是豈釋文正文無狗字耶其他狗馬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馬下有死字

季孫之母死節

既不敢止閩監毛本作止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止誤主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惠棟挍宋本作彌益恭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彌敬此本作禮益雷雷字涉下霤字誤也季孫至遠矣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下此誤也然君在大夫得斯爲二子辟位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斯作私案私是也衞氏集說同得上衍不字

陽門之介夫死節

覸闚視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闚作窺釋文本同陽門至當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而已是助語句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語句作句語衞氏集說同

魯莊公之喪節此節疏閔公是莊公之子是字起至下節疏左傳吳季札傳字止計失一頁

時子般弒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本弒作殺考文引古本同宋監本作殺魯莊至不入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既葬竟除凶服於外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既上有故字衰亦不入可知也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無亦字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節

孔子至故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許其求進之情 惠棟挍宋本作來此本來作求閩監毛本同 妄爲流宕 閩監毛本作宕此本宕誤岩

趙文子節

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 閩監毛本有肸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肸字脫釋文出名肸 陽處父襄之大傅 閩監毛本襄下有公字大作太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同惟大不作太釋文出大傅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襄公上有晉字 要君以利是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也字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案此本疏標起止亦無也字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追然云音退本亦作退正義本作退韋昭注國語楚語引禮亦作其中退然 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 惠棟挍宋本有諸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諸字脫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俱有諸字 官長所置也 閩監毛本作官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官誤宮 潔也 惠棟挍宋本潔作絜按絜潔正俗字 趙文至子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文子云此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言 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權 惠棟挍宋本作權此本權誤植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曰字衍 不得以理終沒其身 惠棟挍宋本作理此本理誤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不能以理終沒其身 云謂剛而專已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下有植字 及溫而還 閩監毛本作還此本還誤邈 見利至稱也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故鄭其言之 閩監毛本其作具 文子至其口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者字 如不出諸口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諸作於 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 惠棟挍宋本作去此本去誤大閩監毛本同 一步料二寸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料當科字誤 死不屬其子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者作焉 從趙文子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趙字

叔仲皮學子柳節

衣當爲齊壞字也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齊作齋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文字云齋說文齋經典相承隸省今經文多借齊字代之案疏中齊字閩監毛本亦皆作齊無作齋者

繆讀爲木樛垂之樛 惠棟挍宋本如此疏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讀誤當閩監毛本同木作不衛氏集說作讀爲不樛垂之樛段玉裁云不樛是也木樛誤岳本禮記考證云案喪服傳作不樛垂孔氏云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樛又雜記云纏而不樛是環絰不樛也据此則原本木字乃不字之訛

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縷案此縷字不誤喪服傳云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其之縷誤之繐當据此正之

而多服此者 惠棟挍宋本有此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岳本嘉靖本並同此本此字脫閩監毛本同

婦以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婦下有人字考文引古本婦以作使婦人以○按疏標起訖無人字

叔仲至環絰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欲令其妻身著繐衰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令誤今繐誤總

云繆讀爲不樛垂之樛者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樛垂誤言圭惠棟挍宋本不誤木下同

知者以叔仲衍 閩監毛本作衍此本衍誤族

如爵弁而素 閩監毛本作衍此本爵字闕

成人有其兄死節

緌爲蜩喙長在腹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爲作謂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成人至之衰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聞孔子弟子子皐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孔誤且

緌謂蟬喙長在口下 閩監毛本作謂此本謂字闕

匡自著蟹 閩監毛本作著衛氏集說同此本著誤若

非爲蜂設亦如成人 閩監毛本作設亦此本設亦二字闕衛氏集說作設譬考文引宋板同

服是子皐爲之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皐爲二字闕衛氏集說同此

樂正子春之母死節

樂正至吾情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歲旱節

覬天哀而雨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庶覬云本又作幾是釋文本覬上有庶字

毋乃不可與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毋誤母嘉靖本同下毋乃已疏乎同　歲旱至可乎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曰節

孔子至善夫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穀則異室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穀上有詩云二字　故善魯之祔也 惠棟挍宋本作祔衛氏集說同此本祔誤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終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四終記云凡三十三頁宋監本禮記卷第三經五千八十一字注四千九百三十六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三經五千七百四字注四千八百九十八字

皇清嘉慶二十年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挍

禮記注疏卷十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王制第五　○陸曰如字徐于況反盧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録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王者如字徐于況反十日人一反　疏　王者至五等○正義曰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爲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　並南面之君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自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摠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内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詩云袞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此並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下爲職亦得管天下爲官矣祿者穀也故鄭注司録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録也白虎通云祿者録也上以收録接下下以名録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祿是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先言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熊氏皇氏以爲試功之祿故在爵前按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唯明試功之祿下云君十卿祿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説於義疑也公者按元命

包云公者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爲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陽處父爲大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日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爲三等者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揔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爲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是也○注二五至十日○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揔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

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内以祿公卿大夫元士○晷音軌日影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内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内。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朝直遙反卷内皆同

畿求衣反狹音洽後文同太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圭爲于僞反下爲有亦爲有同

【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畿内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内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注象日至元士。○正義曰按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者按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内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畧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晷同故云亦云以禄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按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注皆象至治民。○正義曰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云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按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元爲善也按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呂氏春秋云昔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鄭引此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按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異畿内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内特謂

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内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内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内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内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荅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按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則應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猶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監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爲五等之封但爲界狹今周公爲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既無大罪不可以絶滅亦如周之諸侯以勳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爲諸侯或黜咸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爲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荅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者解畿内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内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祿賜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爲治民者也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内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内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應三等按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

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分扶問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墝本又作墽苦交反長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糞方運反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班祿尊卑之差

【疏】制農至卿祿。○正義曰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農夫至爲糞。○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爲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七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既有九等按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按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

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兖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按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按廩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崔氏以爲畝皆一鍾。人恒食四鬴又爲什二而稅又云祭用數之仂者苟欲計筭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注此班至之差。正義曰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荅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覜吐弔反

【疏】次國至大夫。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覜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此諸至上耳。正義曰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史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使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數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

爲微。三分如字爲界音界 疏 其有至三分。正義曰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注謂其至爲微。正義曰言謂其爲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其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者解經之中士爲中國之士下士爲下國之士經雖無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爲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爲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爲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爲上小國以次國爲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爲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爲微也 ○凡

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七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閒音閑章之尚反 疏 凡四至十國。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按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按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

餘以爲附庸閒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注建立至地也○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爲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爲主若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著如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爲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減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衞服要服服五百里遍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爲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

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外。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按鄭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一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之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爲二百里進爲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故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

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盼讀爲班。盼音班賦也

疏 天子至間田。○正義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按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按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盼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所以不盼者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

禄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禄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𨸗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禄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禄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也○注詩殷至謀焉○正義曰引詩殷頌者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殷稱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毋異毋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按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卿老二卿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與音預注及下注不與同塗音徒要一遥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反又如字減古斬反關盛衰並讀如字

疏 凡九至不與○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畿此經揔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注春秋至而聞○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荅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按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者按覲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衞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鄭注貴寶若白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按萬國之數。鄭注。皐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揔爲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及奇餘爲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荅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荅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棊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寛廣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

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
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五百
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也按
尚書咎繇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
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
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
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故此云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
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
距爲方萬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惟方三
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内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爲
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
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
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
水之後舊域也按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則要
服是分其五服爲九以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誥傳
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
之數也按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
增其爵耳云孝經説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内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
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内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
爲説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
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
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
與武王同云終此説之意者謂終竟此孝經緯所説之意云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
謂一州之内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聞異
義公羊説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説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
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間田許慎謹按易曰萬國咸寧
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説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
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二。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

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按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駮與許同按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爲優劣也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共音恭

疏 注謂此至衣食○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爲御者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按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帥色類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失冉反一音古洽反召詩照反

疏 千里至二伯○正義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隨文解之○注屬連至曰牧○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爲之故下曲禮以侯爲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

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荅云侯德適任之謂衞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荅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按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荅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爲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鄭注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爲牧則殷亦當然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衞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按尚書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按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注周禮至主之○正義曰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服治田出穀稅○甸大薦反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蒼改反當丁浪反又如字曰流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蠻莫還反

疏 千里至曰流○正義曰此一節摠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服治至穀稅○正義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按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注九州至穀稅○正義曰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衞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注謂九至里流○正義曰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疏 天子至元士○正義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注此夏至數也○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

言之或舉夏
或舉殷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
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
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
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
卿與○選宣戀反見賢遍反與音餘○
疏 大國至七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
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
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
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
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
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
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按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
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
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
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
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
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
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
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
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
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
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
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下文備
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按鄭注言
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
卿按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
按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
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
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爲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注或者至卿與○正義曰鄭又

爲一說畿內之國雖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監古蹔反監於古銜反卷末同

【疏】天子使其至三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則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者爲武庚也與此別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

【疏】天子至祿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內則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爲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祿也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揔據天夫以上而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鄭惟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列國未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外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冠古亂反

【疏】外諸侯嗣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愼謹按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駮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祿故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

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命卷音袞古本反復扶又反冕音免

疏 制三公至五命○正義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注卷俗至之服○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袞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袞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袞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袞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爲主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臯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袞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袞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袞上不得云一命袞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按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記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爲纁也按禮祭地牲玉用黃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黃色太質故用纁也衣爲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晝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太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牲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臯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紩也謂紩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按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

取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爲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禮有六彝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雞彝鳥斝黃必爲虎蜼者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犧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斝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淺毛細毳故也藻者取其絜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潔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己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按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旂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袞冕而下則袞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袞冕不爲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爲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毳冕相當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袞之衣五章鷩衣毳衣者三章絺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爲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絺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袞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袞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質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謂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神之尊卑以袞冕之服華故祭先王以絺冕陰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

小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鄭注云端當爲冕其祭地之
服無文按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
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視朝韋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獵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
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韎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
韋弁爲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
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注云弁
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郊
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
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知者按射人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
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
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王卒食而居則玄端此玄端亦緇衣朱裳故玉
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袪尺八寸其玄端則。二尺二
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諸侯則爵弁故
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爵弁者加爵頭色又有素服凶荒則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
荒大烖素服其衣服首飾大裘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弁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
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
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應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繅故也按漢
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
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豈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
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繅爲旒
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
旒別有五采玉十有二袞冕故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
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絺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
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
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
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
則以衣名冕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既輕舉。爲重故也其諸侯以下
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袞冕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覲禮
云上公袞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

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遜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爲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絺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襢衣其夫士則服褖衣以此言之君絺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按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玄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齊也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齊玄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即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舄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是也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以後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衣朱襮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爲朝服諸侯卿大夫士以玄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士按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諸侯皆以三采爲藻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絺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則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按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故鄭注云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

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矣是也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疏大國至一命○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注不著至一命○正義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按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撿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行下孟反論辨然後使之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任而鴆反位定然後祿之與之以常食○與如字又音預

疏凡官至祿之○正義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各隨文解之○注辨謂至辨之○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引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任事然後爵之○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

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畜許六反涂音徒本又作塗屏必政反去羌呂反賙音周餼許既反有宅王肅注尚書如字鄭音知嫁反懲艾也下同劓魚氣反刖五刮反又音月囿音又髡五忽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戶官反積子智反

疏 爵人至生也○正義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此云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冊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者亦謂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既與眾棄之以是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遇刑人於塗弗與言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屏之四方推其所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棄去使嚮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之適處而居之既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駈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無賙餼直放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注役賦至守積○正義曰役賦不與謂役賦之事不干與於刑人解經不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者解經亦弗故生也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為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云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證經屏之四方此云虞書者舜典文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二。三居謂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云周則墨者使守門以下是周禮掌戮文按掌戮墨者使守門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云劓者使守關注云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云宮者使守內注云以人道絕也云刖者使守囿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云髡者使守積注云王之同族不宮之者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引之者欲明周家畜刑人異於夏殷法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一朝直遥反數色角反又所具反

○天子五年一巡守

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守手又反本又作狩後巡守皆同省色景反

疏 諸侯至一朝。○正義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注小聘至來朝○正義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按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為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按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

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叔畧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録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爲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年又徧揔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制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別各爲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入覲鄭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會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按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冬見曰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當一時一方揔來不

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有聘問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覜曰視注云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按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為賓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間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為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為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間聘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按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號周禮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按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注五年至巡守○正義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東嶽○岱音代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柴仕佳反依字作祡覲諸侯覲見也○覲見如字舊賢遍反問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

觀民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大音泰後大學大祖大子大樂正大史皆同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賈音嫁注同好呼報反下及注同惡烏路反辟匹亦反徐芳亦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邪似嗟反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削息約反○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絀丑律反退也昭常遥反凡言昭穆放此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樂音岳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嶽音岳下同假音格禰乃禮反父廟也

疏 歲二月至用特○正義曰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絀陟之事名依文解之○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麻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注岱宗東嶽○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注柴祭天告至也○正義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覲諸侯○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云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云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

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
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
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
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
面詔明神於時主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
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别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王
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
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
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主岱
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
爲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别也覲
禮云爲宫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宫則亦有方
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上宜
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
方明也而皇氏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用之爲說其義非也○
問百年者就見之○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
有百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
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别○命大師陳
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
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市至好辟○命典
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
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命典至正之○典禮
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
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鍾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
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同也○注同陰律也○正義曰鄭以先
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不
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山
川至以爵○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内神故云不
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注不順至昭穆○正義曰按文二年秋八月丁

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變禮至君討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注律法也○正義曰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五月至用特○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柱尚書云自東岳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按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爲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山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漢武帝以說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魏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注假至至一牛○正義曰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大平得爲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王詩邁行也時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大平得巡守皇氏以爲未大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大平乃始爲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治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麒麟遯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皇降龜龍假又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子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乃得封禪是大平祥瑞摠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大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謂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厚爲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太山伏犧神農少皡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

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禮記注疏卷十一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五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節

王者至五等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南面之君五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者作等盧文弨挍本云按下者字亦當作等而考文不著 故不自在其數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自誤目 熊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 惠棟挍宋本作云醮此本云醮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以爵 公者爲言平也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者作之

天子之田方千里節

附庸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者上有城字非也困學紀聞云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爲城也 唯天子畿內不增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續通解畿內下有千里二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無千里二字 天子至附庸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舉正者言之耳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正誤止衞氏集說作舉正者言之爾 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國 考文引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封之作非 故轉相半別優劣 閩監毛本如此相半三字模糊衞氏集說半下有以字 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如作知是也 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 閩監本同毛本改作變之誤子考文引宋板作之質 或黜減至七十五十里 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減衞氏集說亦作減七十下有里字○按史漢多假咸爲減 須使民利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作便 若然夏家文應五篇 閩監毛本篇作等是也

制農田百畝節

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田誤曰墽誤墩收誤候釋文出肥墝云本又作墽考文引古本作墝

制農至卿祿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正作止衛氏集說同 是有九等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是下有則字 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 惠棟挍宋本作準此本準字闕閩監毛本準作制非衛氏集說亦作準據上有經字 司徒上地家十八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十作七是也浦鏜挍云七誤十齊召南云司徒上脫小字上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大字乃小字之訛也 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閩監毛本作再此本再誤至 八鳩當一井 閩監毛本同浦鏜挍當上補而字 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數作藪是也 賦法積四十五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五下有井字 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 監毛本同閩本鍾作鍾惠棟挍宋本同下同

故載師有官田 閩監毛本作載此本載字闕

次國之上卿節 惠棟挍云次國節其有中士節宋本合爲一節

此諸侯使卿大夫覜聘並會之庴也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覜作頫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覜聘疏倣此○按爾雅覜視也覜訓視故從見 其爵位同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爵位作位爵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 爵異固在上耳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正義亦作固毛本誤故 使卿絺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使作又

其有中士下士者節

正義曰中士者 惠棟挍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旣定在朝會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定字衛氏集說同 本國出使其行至他國 閩監毛本其作是 是文以大國爲主 閩監毛本作主此本主誤王衛氏集說是作此

凡四海之內九州節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三十合作卅後凡三十字放此五千里之國百有二十閩監毛本同岳本同
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二十合作廿後凡二十字放此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十十二字
下又重十字。按正義云當十於十二小卿也是正義本十字當重又云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今各本脫一十字反同於正義所譏之俗本大謬也不
得障管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章管云本亦作障正義引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閩監毛本同衛
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九作六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禮記考證云案盈上四等之數謂添上公侯伯子四等數也上旣云方五百里者四四百里者六三百里者十一二
百里者二十五綜四六十一二十五計之共應四十六并小國一百六十四是爲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非四十九明矣諸本六作九非凡四至十國惠棟挍宋本無此五
字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言十於六卿五字衛氏集說同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閩監毛本
作本此本本字闕若不得取其財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若作民衛氏集說同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閩本同監毛本王作玉是也衛氏集說同
無之字則五箇千里之方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方下有外字衛氏集說同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九下衍
外字伯於三百里之上閩監毛本有里字此本里字脫考文引宋板同以其尊極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宋本無也字

天子之縣內節

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有作其宋監本岳本同案依正義作其天子至閒田惠棟挍宋
本無此五字惟有九十三國者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字闕土地旣減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咸亦入之王府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王
作玉考文引宋板同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惠棟挍宋本作畺衛氏集說同此本畺誤量閩監毛本同

凡九州節閩本此節疏十九二十兩頁上下截互易蓋板斷後聯之者誤也

不與不在數中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數誤數　春秋傳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云作曰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方千里者二十五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挍宋本五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同　凡九至不與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畿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畿作數衞氏集說作次經云天子縣內明殷之畿內國數　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閩監毛本作七衞氏集說同此本七字漶滅　與會稽別也閩監毛本作會稽此本會稽二字漶滅　按萬國之數鄭注臯陶謨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數鄭注三字漶滅閩監毛本作數注在脫鄭字衍在字　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閩監毛本同浦鏜依書疏改更作各　封國七有奇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七有奇三字漶滅　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閩監本同毛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之國此本二爲子三字漶滅　以二百國及奇餘爲附庸山澤惠棟挍宋本亦作二閩監毛本二作三　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方字澤字非也　帝德寬廣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廣作遠　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亦畿作城　與周要服相當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要當作蠻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閩本同惠棟挍宋本亦作藩是也衞氏集說同監毛本藩作蕃　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而字衍　則殷末諸侯千二百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八又此本二字誤重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節

天子至爲御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四面相距則二百里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五衞氏集說同

千里之外設方伯節

千里至二伯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鄭荅志云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當鄭志荅某云之誤盧文弨云荅字衍 大公爲王官伯 惠棟挍宋本作王此本王誤三閩監毛本作五亦非 而立五侯九伯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立作云盧文弨云立字非 其寔無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寔作實

千里之內曰甸節

服治田出穀稅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服誤使衛氏集說作甸謂服治田出穀稅甸謂二字衛氏以意增成之耳考文云古本服上有甸字稅下有者也二字足利本作甸服能治田出穀稅者皆非正義云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可見當時本不一而正義則定從定本也疏中標起止亦無甸字可證 千里至曰流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服治至穀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服治田出穀稅 經云千里之外曰采 閩監毛本云作文非也考文引宋板亦作云 注謂九至里流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曰流盧文弨云宋本此段標曰流二字乃是釋經文非釋注也

天子三公節

天子至元士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以明堂殷官二百 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二誤三衛氏集說亦作二堂下有位字 或舉殷也 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大國三卿節 此本經次國上小國上皆有○嘉靖本同非也閩監毛本去○是○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歲二月止爲第十六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如今詔書除吏矣 惠棟挍宋本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矣上衍是字 大國至七人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也作耳 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五下有人字是也考文引宋板上作人山井鼎云或作上或作人俱脫一字當作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按此考文與惠挍不同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節

天子使其至三人 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天子之縣內諸侯節

不得位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位作世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按正義云不得繼世之事則作世是也 天子至祿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外諸侯節

外諸侯嗣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制三公一命衮節

制三至五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又覲禮皆作衮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又作及是也衛氏集說同 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皇作望 土記位南方 閩監本同毛本記作託按玉海集鄭易作土無正位託于南方是亦作託字 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蜼誤彝 藻者取其絜淸有文 閩監毛本絜作潔俗絜字下絜白同 黻謂兩已相背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爲誤謂已當亞誤 皆希以爲繡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希作絺衛氏集說同按周禮注作希釋文云本又作絺○按依說文當作黹 希之衣一章 監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希是也閩毛本希作絺 絺衣一章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絺作希 裳法地章數偶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章上有故字衛氏集說同 絺冕之衣獨繡者 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山井鼎云此疏中希冕之希正嘉二本共作絺宋板或作絺又作希參差不同今不復一一記之但從糸者近是按山井鼎說非也此本疏中凡引經注成文作希者皆仍作希其非引經注成文則皆作絺宋本當同此例閩本一槩改從絺監毛本又一槩改從希皆未知孔氏之意也 其元端

則二尺二寸閩監毛本同浦鏜按則下補袂字緇冕五旒閩本同監毛本緇作希舉首爲重故也惠棟按宋本有首字此本首字脫閩監毛

本同孤之服自希冕而下監毛本同閩本希作絺公之衮冕章數與王同惠棟按宋本有章字此本章字脫閩監毛本同其孤則

絺冕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下無孤之國卿絺冕以此言之卿絺冕絺冕三旒孤絺冕而下並同故聘禮云主國之喪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王非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韋弁下有弁字與周禮弁師合繅玉皆三采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繅作藻

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繅三就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命上有三字考文記宋板命上復有冠二字亦與惠按小異○按二卽三字之誤檢周禮注自得也

弁兼於韋弁皮矦是也閩監毛本矦改弁惠棟按宋本矦上有弁字是

大國之卿節

與下大夫一命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闕考文云古本一作壹　大國至一命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官民材節

凡官至祿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爵人於朝節

與衆弃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衞氏集說同　士遇之塗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之涂云本又作塗正義本作塗○

按古道塗字多作涂　亦弗故生也石經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亦閩監毛本亦誤示衞氏集說同按正義云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正疏經文亦字義石經考

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皆作亦　困乏又無賙餼也閩本惠棟按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又誤及　爵

人至生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合所之適處而居之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之適作適之　解經亦弗故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誤示

謂桯一梏二拲二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二作三盧文弨云按梏二拲二與桯一是五種從宋本是以人道絶也惠棟校宋本作人此本人字殘闕閩監毛本人作夫非

諸侯之於天子也節

諸侯至一朝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四年又徧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又作乃按鄭注尚書曰方諸侯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曰作四是也是鄭以歲聘間聘朝文無所出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間下聘字守者收也爲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牧誤收○按浦鏜是也作牧字與通典及初學記所引合又孫志祖云李善注東都賦引禮記逸禮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亦作牧之一證道德大平閩監毛本大作太下大傾大疏同謙敬重民之至也閩監毛本同浦鏜從禮器疏挍謙改謹

歲二月節

舉猶祭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祭誤宗歲二至用特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惠棟挍宋本作桷此本桷誤桶閩監毛本改桶作誦亦非也山井鼎云白虎通作桷恐桷字誤風俗通作角盧文弨改從桷云桷與角同浦鏜改作确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閩監毛本山誤三惠棟挍宋本亦作山衞氏集說作而後望祀山川故云由此云二者言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下云字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主作注是也則亦王先見之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王作王亦衞氏集說同鍾鼓之樂閩監毛本鍾作鐘衞氏集說作鼓鐘之樂宗廟是內神閩監毛本廟作廟衞氏集說同下宗廟可以表明爵等大事于大廟同郭注山在衡陽相南縣南閩監本同相作湘毛本亦作湘山誤云今在廬江灊縣西閩監毛本同浦鏜挍潛改灊按爾雅釋山郭注作灊自魏武帝以來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魏字誤徙衡之祀於霍自漢武帝始也尚書疏作漢字是管子又云封禪者惠棟挍宋本作子此本子誤中閩監毛本因作仲非也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閩監毛本

同惠棟挍宋本行作孝經緯云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緯誤諱考文云宋板云字闕昔古封禪七十二家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昔作自守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終惠棟挍宋本標禮記正義卷第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大清嘉慶廿年重
用文選樓藏本校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禷音類造七報反下及注同【疏】天子至乎禰○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庿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帝謂至禮亡○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皡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事謂征伐○與如字朝直遙反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

樂則以敔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敔皆所以節樂○柷昌六反樂音岳敔音桃○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
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爲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字又作珪按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勑亮反秬音巨黑黍也【疏】天子至天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事謂征伐
○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揔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則此常朝別也○考禮正刑
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注將謂至節樂○
正義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敔皆
所以節樂者按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敔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
自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敔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
男之命○諸侯至天子○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
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
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
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
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
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
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
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
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
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
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
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簒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爲
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

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辟音壁注同頖音泮

疏 天子至頖宮。○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尚書至之制。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爲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旣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爲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注辟明至教也。○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廱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頖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按詩注云。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在靈沼於牣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禡馬怕反又音百注同爲于僞反下爲畫物同禱丁老反**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爲國。○訊本又作誶音信注同馘古獲反截耳斷音短下斷殺同

疏 天子至馘告。○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禡師至亦亡。○正義曰按釋奠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爲師祭也謂之禡者按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鄭旣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爲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旣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爲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以事

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受命至馘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注釋菜至獻馘○正義曰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旣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泮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按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息淺反腊音昔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爲盡物也○合如字徐音閤揜音掩本又作掩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綏當爲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綏依注音緌耳隹反下注同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

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獵力輒反驅丘于反又丘遇反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豺仕皆反罻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云草曰苓木曰落蟲直隆反下同蟄直立反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麛本又作麑音迷同卵力管反胎吐來反殀夭上於表反下烏老反斷丁亂反又音段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不覆巢覆敗也。覆芳服反注同

疏天子至覆巢。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一爲乾豆者謂乾之以爲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爲賓客中殺者也。○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按穀梁淵聖御名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注三田至曰狩。○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按穀梁傳淵聖御名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注爲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爲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爲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至掩羣。○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

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
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注綏當至弊之○正
義曰綏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緌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爲緌云有虞
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緌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緌旗旗無旒者周謂
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緌故鄭荅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仆於
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巳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
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小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
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緌不同也○大夫至田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
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
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
獵之時然則大緌小緌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緌異於周也○注佐車驅逆之車○正義曰按
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趍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
時各不同也按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揔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
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夫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
列車乘揔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
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
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
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獺祭至火田○按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
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爲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
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罜羅網又云獸長麑
夭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按月
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
爲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
爲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
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設罻羅者按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罻羅揔
是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按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
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揔取林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
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
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爟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按春秋

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注昆
明也。正義曰按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不麛至殀夭。不麛不卵據春時
特甚不殀夭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
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麛夭夭與麛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杪亡小反度支大各反下音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耗呼報反殺色戒反又色別反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繂之畜勑六反後皆同祭用數之仂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仂音勒又音力什音十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紼音弗躐力輒反輴勑倫反索悉各反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浩胡老反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菜色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日人一反下同

疏 冢宰至以樂。正義曰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爲來年出用之數。注通三至給爲。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一分擬爲儲積三分而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揔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爲二

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爲者給謂給百
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家器物也。注筭今至什一。正義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
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爲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
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彼注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
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
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注不敢至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
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
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
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
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
志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
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
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
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
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
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
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
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
杜不盡用禮記也。注暴猶至饒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
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
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厤運有常按律厤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
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
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
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
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
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乘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
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
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
各三年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爲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

如律厤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期居宜反**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封當爲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爲于僞反注又爲同紼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疏】天子至不祭。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注尊者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爲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按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

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其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按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按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按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庶人至貳○庶人之喪賤無碑繂窆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爲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縣封至辟也○正義曰知縣封當爲縣窆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爲窆也不直云封當爲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不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繂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吾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釋廢

疾云雖庶人葬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冢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立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栢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注從死至牲器○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祧他彫反契息列反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

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

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士一廟

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庶人祭於寢

寢適寢也適丁歷反

○疏天子至於寢。○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此周至而已。○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

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夫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爲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注大祖至君廟○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

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注大祖至亦然。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摠包上三事如鄭志荅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摠號故春秋殺卿經皆摠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廟謂諸至二廟。正義曰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摠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注寢適寢也。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礿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礿夏祭曰下云夏薦同禘大計反烝之承反祠音詞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霤力救反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視視其牲器之數

諸侯祭名山大川

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 疏 天子至地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礿者
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
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
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此蓋至之名。正義曰疑爲夏殷祭
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
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
特牲已改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
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按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大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
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韵句也于公
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注五祀至三耳。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
行厲者按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
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
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下曲禮大夫祭五祀
謂戶竈中霤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
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摠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
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注視視至之數。正義曰按夏傳云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
卑按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飱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飱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
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飱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
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
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
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
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
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
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摠爲五等諸侯。注魯人至是也。正義曰知魯人祭泰
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
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
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鯀古本反能乃登反一本又作熊音雄【疏】
天子至後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令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
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昔夏至禮也○正義曰按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爲夏
後而更郊禹者按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
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按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
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烈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
祀鯀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
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按爾雅鼈三足能先師或以爲黃熊義或然也○**天子犆礿**
祫禘祫嘗祫烝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
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犆音特祫音合**諸侯礿**
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朝直遙反**諸侯礿犆**互明
犆礿文○互音戶又戶故反**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下戶嫁反**嘗祫烝祫**【疏】天子至烝祫○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
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祫祭惟犆爲時祭之礿故云犆礿下秋冬之時先爲祫祭後爲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注天子至一禘○正義曰
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

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用以爲常者按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爲一祫祭是後因以爲常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巳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始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是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三時俱祫然按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爲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爲仲遂卒略言有事僖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按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爲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爲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爲祫新君三年爲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識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絰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識五月即禘比月而爲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此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兄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按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

公之喪少四月而荅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内亦得爲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按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鬯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爲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爲大祫爲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爲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爲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爲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大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諸侯至不礿○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爲始故也○注虞夏至祭時○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礿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諸侯至烝祫○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礿在犆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爲禘祭惟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礿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爲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

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
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大牢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日八一反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
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稻音盜卵力管反 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握謂長不出膚 ○繭字又作蠒公典反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于反 諸
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饗

【疏】天子至食珍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解之
○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韭 ○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
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
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
故禮記明堂注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
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
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
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
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
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
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淵聖御名八年正月己卯烝夏
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淵聖御名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
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爲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公者鄭禘祫志
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
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
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
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
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
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氾閤荅曰此上
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脅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
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
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注新物相宜○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
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注搱謂長不出膚○正義曰公
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注故謂祭饗○正義曰按膳夫王日一
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
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
豚朔日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
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
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
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庶羞不踰牲**
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為羞 **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疏 注祭以至為羞○正義曰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酏食糝食內則
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
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燕伊見反藉在亦反稅式贅反借子夜反 **市廛而不稅** 廛市物邸舍稅其舍
不稅其物○廛直連反邸丁禮反 **關譏而不征** 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同注下皆同札側八反又
截音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麓山足也○麓音鹿 **夫圭田無征** 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
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圭音珪 疏 古者至無征○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
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謙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
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
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
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
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
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

入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絜白也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官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藉之至殷時○正義曰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爲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按孟子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惟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居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爲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爲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爲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按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

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為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注周禮至譏也○正義曰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禁謂防遏為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注麓山足○正義曰按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也按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注征稅至什一○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絜也言德行絜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治宮室城郭道渠　疏　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　疏　田里至不請○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度地**　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沮將慮反沮沮如也煖乃管反又況袁反下文同萊音來何胤云草所生曰萊庾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胤云水所生曰沛何休注公羊傳云草棘曰沛　**量地遠近**　制邑井之處○處昌慮反　**興事任力**　事謂築邑廬宿市也○任而鴆反築音竹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寬其力饒其食○食壯音嗣只如字下側狀反

疏　司空至之食○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必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注觀寒至萊沛○正義曰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胤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注

制邑井之處。正義曰按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注事謂至市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使其林藝堪地氣也。燥素老反廣谷大川異制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謂其所好惡。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謂其情性緩急。齊才細反緩戶管反五味異和謂香臭與鹹苦。和胡臥反下同臭尺救反器械異制謂作務之用。械戶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揔名衣服異宜謂旃裘與絺綌。旃裘上之然反下音求絺初宜反綌去逆反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被皮義反下同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飢涅乃結反相鄉許亮反僢昌戀反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嗜欲市志反寄京義反鞮丁兮反譯音亦間如字又間廁之間

疏凡居至曰譯。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

衣服飲食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者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注情性緩急。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摠惟二剛輕速摠是急也柔重遲摠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皐陶行有九德是也。注謂作務之用。正義曰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摠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脩其至其宜。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爲言脩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中國至曰譯。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摠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爲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彫題交趾者彫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彫刻其額非惟彫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鄉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焦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

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彫文至爲病○正義曰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臥則僢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云臥則僢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注皆俗至鞮者○正義曰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爲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度大洛反參七南反）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立小學大學○咸行緘反樂音岳又音洛）

【疏】（凡居至興學○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與學也）

禮記注疏卷十二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七）

王制

天子將出節

類乎上帝（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本類作禷）天子至乎禰（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先應反主祖廟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反下有行字考文引宋板反上有行字案惠棟挍不誤）類者於其正禮而爲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於作依齊召南云小宗伯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是宜爲祭名也（閩監本同毛本名誤義衞氏集說亦作是宜爲祭名）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節

天子至天子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一節誤天子朱中鼻寸閩監毛本作朱此本朱誤末三瑑之勺形如圭瓚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三作二字按作二與考工記注不合

天子命之教節

天子曰辟廱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陳澔集說作辟雍考文引古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俱作廱天子至頖宮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遠郊上公五十里閩監毛本作上此本上誤止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閩監毛本四改西衞氏集說同土雝水之外圓如璧惠棟挍宋本土上有築字衞氏集說同雝作廱閩監毛本土誤王無築字雝作廱是政教治理之事閩監毛本作政此本政誤故王在靈沼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在字重誤也

天子將出征節

定兵謀也閩監毛本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也誤反以訊馘告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訊作訙釋文出以訙云本又作誶音信注同案作訙始與誶字形相涉而訛天子至馘告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按釋天云惠棟挍宋本作天衞氏集說同此本天誤奐閩監毛本同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于作乎是也亦比類正禮而爲之閩監毛本作比此本比誤此春入學舍采合舞閩本亦作采與周禮大胥合此本采誤來監毛本作菜衞氏集說同

天子諸侯無事節

諸侯不掩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同釋文出不揜云本又作掩考文引古本亦作揜下謂弊之閩監毛本作弊嘉靖本同岳本

同衞氏集說同此本弊作幣 天子至覆巢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故穀梁淵聖御名四年 閩本同惟故字作按考文作故監本毛本作穀梁桓四年衞氏集說同下同 次殺射髀骼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骼作髂衞氏集說同。按穀梁注作髂髂字見埤蒼說文作骼从骨各聲乃髂之本字 射左髀達於右髃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蒲鏜云髃詩傳作髃釋文云餘繞反䟽謂水䐁也。有說詳公羊桓四年挍勘記 當以注爲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注上有此字 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所作强。按周禮注作所賈景伯䟽同 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皆得圍三字模糊

下謂弊之者 閩監毛本作弊此本弊誤幣下則弊之同 注云以旗者 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小 注佐車駈逆之車 閩監毛本駈作驅下同 時名不同也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名作各是也 按說文曰昆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昆作䖵

冢宰制國用節

用地小大 閩本惠棟挍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小大二字倒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小大 視年之豐耗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石經耗作秏宋監本同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同。按作秏是也秏者乏無之謂 當有九年之蓄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之畜云後皆同 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衞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 民無食菜之飢色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嘉靖本飢作饑 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 惠棟挍宋本無上以字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下以改侑衞氏集說同 冢宰至以樂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每年之率入物分爲四分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物作均 三分而當年所用 閩監毛本而作爲衞氏集說同 大略有閏月十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三作二是也衞氏集說同 故惟有九年之蓄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是作也衞氏集說同 揹其數 閩監毛本數作藪衞氏集說同。按作藪與考工記同 指其繩體則謂之紼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指誤組續通解作指其成體其成字亦誤也 則宗廟四時常祀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常誤當衞氏集說亦作常 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 惠棟挍宋

本同閩監毛本二五字皆作三是也其災歲兩个閩監本个作箇毛本作個下同

天子七日而殯節

喪不貳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事誤車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事天子至不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此記者

許以降二爲差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許作皆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閩監本同毛本今誤會於誤爲考文引宋板作今皆數

往月往日惠棟挍宋本作往監本作死非及大夫之踰月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及當是乃易下邳傳其容說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傳其作

傳甘閩本其字闕盧文弨云傳其當作侍其侍其覆姓也宋板作甘更誤我先君簡公在楚閩監毛本作先此本先誤死庶人至貳事閩監毛本有事字此本事字脫

不須顯異閩監毛本作不此本不誤本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餘作除知縣封當爲縣窆者惠棟挍宋本閩

監毛本作窆此本窆誤穿吾不汲汲葬其親閩監毛本吾作言是也不可行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不上有兩字則在廟未發之時閩監

毛本作廟衛氏集說同此本廟字闕是周禮冢人文毛本作冢閩監本冢作塚此本冢誤處上貳是副二之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二作貳

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際吉誤告卒哭成事祔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祔作附下卒哭成事祔皆少

牢同喪祭尙爾監毛本作尙衛氏集說同此本尙作向閩本同是一時之言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言作事

天子七廟節

天子至於寢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無文字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下七作九與禮器合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監毛本作傳此本傳誤庸閩本傳字闕盧文弨云傳當作經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節

天子至地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閩監毛本作時此本時誤命是禘爲殷祭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祭誤制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此下有云字續通解同以韵句也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以韻衞氏集說同閩本韵字闕是晉人祭河也惠棟挍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七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天子諸侯祭因國節惠棟挍宋本自此節起至凡居民量地節止爲第十八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昔夏后氏郊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鯀作鮌釋文同○按廣韻云禹父鮌尙書本作鯀段玉裁云鯀乃鮌之譌字晉侯夢黃熊入國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熊作能閩本熊字闕釋文出黃能云本又作熊○按段玉裁云凡左傳國語中黃能字後人皆改爲黃熊非也天子至後者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鮌監毛本鮌作鯀閩本鮌字模糊○按五經文字鯀或作鮌是鯀鮌本一字此注字既作鮌故疏用注文亦作鮌其非用注文則作鯀故疏中惟此一字作鮌諸本不達此旨凡疏中皆改作鯀并注中之鮌亦改從鯀失其意矣但不知名杞以否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以作與衞氏集說同鼈三足能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能字同而能上又有爲字閩監本能誤熊無爲字是也

天子犆礿節

禘一犆一祫閩監毛本作祫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祫誤洽天子至烝祫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故云祫禘祫嘗祫烝閩監毛本作嘗衞氏集說同此本嘗誤禘丁卯大事于大廟閩監毛本作大廟此本誤天廟皇氏之說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說下有非字衞氏集說同云魯禮三年喪畢閩毛本同監本畢誤畢以此相推兄可知閩監毛本作况此本况作兄○按段玉裁云古矧兄比兄字皆用兄後乃用況字又其後改作况非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惠棟挍宋本作同此本同誤國閩監毛本同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惠棟挍宋本作姜此本姜誤公閩監本同毛本哀姜作閔公尤誤三年之喪則既潁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潁誤穎故王肅論引賈逵說閩監毛本作逵此本逵誤達審遞

昭穆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遷作諦　皆升合於其祖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大　南方諸侯春礿祭竟閩監毛本作春欲此本春誤有　欲見先時祭惠棟按宋本作欲此本欲字模糊閩監毛本欲作此　法不作禘惠棟按宋本作作禘此本作禘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重禘按重字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節惠棟按云天子節庶羞節宋本合爲一節

所謂羔豚而祭閩監毛本作豚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豚字闕　四之日其早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早作蚤　稻以鴈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庶人無故不食珍閩監毛本作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珍誤珍　故謂祭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饗作享

天子至食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非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既祭三字　故禮記明堂位云惠棟按宋本作位此本位誤泣閩監毛本改泣爲注亦非　譏其用七月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譏作議　非鄭云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義是也　按春秋桓八年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淵聖御名閩本同下桓十四年同　汜閤砦曰惠棟按宋本作汜此本汜誤記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閤作閣浦鏜從月令疏按亦改記作汜○按浦鏜是也通典引亦作汜閤　公有司私臣皆殺胥閩監毛本作殽此本殽誤殺　故知謂祭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祭下有享字　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賔得用牛也閩監本同毛本賔作實考文引宋板作賓

庶羞不踰牲節

庶羞不踰牲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踰誤用考文引宋板作踰　酏食糝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酏誤馳考文引宋板馳作酏與惠按不同此考文之誤也

古者公田節

古者至無征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並非周法惠棟按宋本作並衛氏集說同此本並誤若閩監毛本同　或兼虞夏以言之惠棟按宋

本同閩監毛本無作殷衞氏集說作或兼虞夏殷言之無以字闗竟上門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竟作境衞氏集說同此夏殷法閩監毛本作殷衞氏集說

同此本殷誤於猶須譏禁閩監毛本作猶此本猶誤酒獺祭魚閩監毛本作獺此本獺誤稅圭絜白也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絜作潔衞氏集說同

下同故注云周官之士田閩監毛本官作禮治公田美惡取於此閩監毛本作美此本美字模糊此則計田雖不得什

一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計誤井考文引宋板井作圭非也又鄭注匠人云惠棟挍宋本作鄭注此本鄭注誤葬匠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作案鄭注匠人云

稅夫無公田惠棟挍宋本作夫衞氏集說同此本夫字殘闕閩本同監毛本夫作去誤制公田不稅夫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制誤惟衞氏集說同以

春秋宣十五年云閩監毛本作宣衞氏集說同此本宣誤亭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惠棟挍宋本同是也閩監毛本畺作疆衞氏集說同廛邑

居里矣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居里二字倒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宋本周禮注亦作邑居里又司馬云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司馬下當脫法字通爲

匹馬惠棟挍宋本作匹此本匹誤四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以此田上中下閩監毛本作此衞氏集說同此本此誤世然畿外諸侯雖立公

田惠棟挍宋本作畿衞氏集說同此本畿誤郊閩監毛本同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外作內九夫之田

而稅一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監毛本九誤大邦國亦異外內耳閩監毛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國亦誤卯齊大輅小輅閩監本如

此此本二貉字模糊毛本誤大輅小輅皆九夫爲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夫誤家共誤其但不知諸

侯郊內十夫閩監毛本作夫此本夫誤大若爲周制耳監毛本作周此本周誤你閩本此字闕考文引宋板周作作注麓山足閩監毛本足下

有也字水鍾曰澤惠棟挍宋本作鍾與周禮大司徒注合衞氏集說同此本鍾作鐘閩監毛本同林麓川澤之異也惠棟挍宋本作川衞氏集說同此本

川誤山閩監毛本同是征謂稅也惠棟挍宋本作征此本征誤正閩監毛本同殷政寬厚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辱

用民之力節

年歲雖豐 閩監毛本作豐此本豐誤豊下同

田里不粥節

田里至不請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司空執度度地節

沮謂萊沛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沛也是釋文本沛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司空至之食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并作井 言沮地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沮地誤祖也 堪造邑井 惠棟挍宋本作造此本造誤達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則用力難重 閩監毛本作難此本難誤雖 按遺人云 閩監毛本作遺此本遺誤貴 凡國野之道 惠棟挍宋本作野衛氏集說同此本野誤則閩監毛本野誤家 老者食少 閩監毛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誤之 老給壯糧 惠棟挍宋本作糧此本糧誤者閩監毛本同

凡居民財節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濕作溼○按依說文當作溼漢隸多以濕為燥溼字 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藝作埶宋監本同 謂其情性緩急 惠棟挍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情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謂旃裘與絺綌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惠棟挍宋本旃作氈宋監本同○按氈正字旃假借字 臥則僢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僢上有同字正義云正本直云臥則僢足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衣羽毛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羽毛二字倒 凡居至曰譯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中字誤移入下行此下六行行末一字遞移至七行水性則信則誤經而止閩監毛本不誤 各須順其性氣材藝 閩監毛本作藝衛氏集說

同此本藝作埶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惠棟按宋本作從此本從誤後閩監毛本後改自雖不火食閩監毛本作雖此本雖誤如非惟彫額閩監
本同毛本額誤刻考文引宋本作額衣羽毛穴居者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毛下衍於字閩監毛本同林木又少閩監毛本作木此本木誤本依東夷傳
九種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段玉裁据後漢書九種下補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共二十五字而後接一曰元菟句盧文弨依爾雅疏增作依東
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共增二十二字三曰高驪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驪作麗一曰天竺閩本同監毛本竺作
竺是也衞氏集說同二曰咳首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首作者四曰跛踵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跛作跂衞氏集說同八曰旁春閩監毛本
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旁亻韋盧文弨云韋亦譌皇侃論語疏作旁脊戎者兇也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也作戎二曰戎央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
毛本央作夷衞氏集說同盧文弨云戎夷紺珠作戎夫皇疏作依貊爾雅疏作戎夷四曰單于段玉裁按本單作箄正本直云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正疑定字誤臥則
僻無同字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僻下有足字是依其事類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凡居民量地節

凡居至興學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終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八終記云凡十五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防本又作坊音同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肖音笑絀勑律反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教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帥音率循音巡敖本又作傲同五報反很胡墾反弟大計反本又作悌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朝直遥反庠音祥與音預蜡仕詐反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覬音冀復扶又反下又復復移復與同○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爲于僞反下爲親爲爲其大亦爲皆同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録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居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選宣戀反下皆同行下孟反○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給音急徭本又作繇音遥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

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樂音岳長丁丈反下同夔求龜反命女音汝○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夏戶嫁反注及下注夏官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皆以器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適丁歷反下注同造才早反徐七到反○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胥息餘反又息呂反下同○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去食樂重棄人○去丘呂反○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當爲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屏必郢反棘依注音僰又作僰蒲北反偪也偪彼力反大音太舊他佐反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

疏司徒至進士○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脩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遂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揔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入學德業有成

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惟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屛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摠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摠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注帥循至司徒○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耆老至事焉○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厲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注耆老至養老○正義曰摠言者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上齒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按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按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注中年至觀焉○正義曰按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很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屛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注郊鄉至

郊學○正義曰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内六鄉居之右鄉民近國城及國内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宫之右或在公宫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注遠郊至之學○正義曰按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旣二百里爲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以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揔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注遠方至録也○正義曰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鎭蕃也盖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予公鄉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内畔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録也者按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録其長幼故云齒猶録也○注移名至藝者○正義曰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録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注可使至大學○正義曰按内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按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注不征至成士○正義曰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供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故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旣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按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禮爲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注樂正至大學○正義曰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尚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

略説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注春夏至相成○正義曰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令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注皆以至諸侯○正義曰皆以四術成之解經皆造焉謂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太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注皆以長幼受學○正義曰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注此所至上也○正義曰此所簡者謂王大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注書禮皆於大學也○正義曰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太學嫡子二十入太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太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注棘當至大遠○正義曰僰之言偪者按漢書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偪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偪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者按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

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爲
其大遠○大樂至進士○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
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大學爲造士者
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
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
所長○其論如字舊力困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論定然後官之
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命之○任而金反下注同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
以士禮葬之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衣於既反卒子忽反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股肱決射御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技其綺反本或作伎後同臝本又作羸力果反肱
古弘反擐舊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揎字林云揎揎臂也先全反脛胡定反見賢遍反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
百工言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欲專其事亦爲不德出鄉不與士齒賤也於其鄉中
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亦賤【疏】司馬至士齒○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
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
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
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
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
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在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
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注以不任大夫也○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
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有發至
車甲○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
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注有發至發卒○正
義曰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凡執至士齒○執技之事凡

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
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注言技謂此七者正義曰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以顯此重云
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注欲專其事亦爲不德○正義曰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辟婢亦反注同必三刺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民○制七智反殺也斷丁亂反下制斷斷計同中如字又丁仲反○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附施刑也
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
或爲倫○論音倫理也注同郵罰麗於事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郵音尤俗作郵麗郎計反當丁郎反假古雅反凡聽
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
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量徐音亮後皆同別彼列反○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
情○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汜本又作汎孚
劒反比必利反注同例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平正丞秦所置○平彼命反正
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
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棘紀力反要之於妙反謂要最舊一遥反槐回懷二音○大司寇以獄之成
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
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又義作宥忘音妄凡作刑罰輕無赦

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爲于僞反易以豉反後易犯同○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侀音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析思歷反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巧起教反又如字蠱音古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鷸伊必反徐音述弁皮戀反般百間反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行下孟反華戶瓜反又如字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日入一反此四誅者不以聽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明。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亦爲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璋之羊反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中丁仲反下皆同幅方服反耒耜上力對反下音似○。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夏戶嫁反下春夏反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蜃常忍反雉化爲之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關竟上門譏呵察○竟音境苛音何又呼河反本亦作呵

【疏】司寇至異言○正義曰此一節揔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

刑法宜愼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
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
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
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注一曰
至萬民○正義曰按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
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
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
當問之○注簡誠至爲罪○正義曰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
以爲罪也○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正義曰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
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凡制至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
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
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
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
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所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
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注制斷至爲倫○正義曰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
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爲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
爲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爲即就之義按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
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
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爲在喪從戎不即人情
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爲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爲倫也○凡聽
至成之○原本也權平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
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
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愼測度罪人意之善惡
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
己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
汜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
決之也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
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
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至制刑○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
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得吏告罪

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於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
聽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
之王旣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吏共參準聽之也。
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王三又者三三事也
又當爲宥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注正所至所置。正義曰按周禮鄉
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
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
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注周禮至位焉。
正義曰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
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即
是囚之狀。辯爲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按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
文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爲
此外朝位在皋門內庫門之外。注王使至其期。正義曰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
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上旣有正與司寇故知
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按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
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
鄉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
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鄉會之六鄉以獄告于王也。注一宥至遺忘。正
義曰此一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
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
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此文起
侀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
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刑者至心焉。此誂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侀也上刑是刑罰之
刑下侀是侀體之侀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侀體之侀言刑罰之刑加人侀體又云侀者成也言
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
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注左道至俗禁。正義曰盧云
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若巫

蠱及俗禁者按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大子宮是也初江充曾犯大子後王將老欲立太
子太子立必誅充充遂謀大子爲桐人六枚埋在大子宮中乃譏大子於帝曰臣觀大子宮有
巫氣王遂令江充檢之果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太子以自無此事意不服遂殺充武帝
故怒遂遣丞相劉屈釐將兵伐大子大子急竄於湖縣民家而藏後事發大子遂自殺而死於
其處湖關老人訟大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園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
左傳云皿蟲爲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
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注淫聲至機空○正義曰淫聲鄭衛之屬者以
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爲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
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聚鷸冠瓊弁者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鷸冠
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服虔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空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空謂之奇器故奇技
奇器摠謂般也○行僞至衆殺○行僞而堅者行此詐僞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僞而辯者謂
言談僞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
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
是也○注皆謂至者也○正義曰習僞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
假於至衆殺○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
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注今時至違制○正義曰謂今時
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注尊物至賣也○正義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
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注凡以至多少○正義曰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
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
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鄭注四
當爲三則帛廣三尺四寸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杅之屬即飲食器也○
注不示至貪也○正義曰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
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
故周禮司虣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
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
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
印璋按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注周禮至
陰木○正義曰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
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大史典禮執
簡記奉諱惡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
卯○惡烏路反注同策書側八反○疏大史至諱惡○正義曰此一經論大
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
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
所惡○注諱先王名○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
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
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
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檀弓疏此
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天子齊
戒受諫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
也○齊側皆反本亦齊下皆同○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冢宰之屬
掌計要者成計
要也質平也平其計
要○會古外反注同冢宰齊戒受質質王
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
於天子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
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
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
百官此三
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受平
報也然後休老勞農饗養之○
勞力報反成歲事斷計
要也制國用
疏天子至國用○正義曰此下至制國用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
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
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司會揔主羣官治
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者冢
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
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揔主羣
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
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揔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
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揔主萬民其事旣
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

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歲終至爲也○正義曰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舊事更爲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注司會至計要○正義曰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按周禮注歲計曰正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揔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薄書揔要成就○注大樂至會也○正義曰按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注百官此三官之屬○正義曰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按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食音嗣注及下注并下文食之並同養如字徐以上反下同○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疏】凡養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揔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養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

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享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享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享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享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餚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享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享之其禮則委饗也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是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享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注燕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享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詩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注兼用至秋冬○正義曰兼用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享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享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至諸侯○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

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遍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注國國至明矣○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瞽音古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粻涉良反離力智反觀古亂反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絞戶交反紟其鴆反冒亡報反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煖溫○煖乃管反下同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從才用反又如字○七十不俟朝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與音預下及注同五十而爵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致政還君事○【疏】八十至爲喪○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

至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五十至可也○自此以下雜
記鄉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異粻者粻糧也五十始衰糧
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
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
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
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六十至后制○六十歲制
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辨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
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椑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縣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
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
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漸老彌切也○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
理之爲近於終故也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
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七十至有秩○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
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
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
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注大夫至則退○正義曰
按儀禮大射鄉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
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爾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
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注每月致膳○正義曰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
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
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注力稍至不孤○正義曰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
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
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者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按異義禮戴
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
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按云五經說皆不同
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
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
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衞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
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
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
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

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按喪服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注賢者命爲大夫○正義曰經文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糾居黝反徐居酉反絿音求又音虯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玄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弁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𦐖音皇本又作皇冔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纁許云反牟不侯及追丁雷反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復除上音福下如字又直慮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人事○養如字又以尚反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

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自從也。期音基。疏有虞至從政。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

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皆學至如之。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
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
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
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
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
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
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
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
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
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
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爲庠制故上文云
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
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注皇冕至朝也。正義曰以皇與下
冕相對故爲冕屬按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按上
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皋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
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
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
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爲與夏周同
未知然否按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
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爲
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
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
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按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
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
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
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服內諸侯以緇衣燕服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
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
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僣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

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以諸侯朝服之別按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尙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注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將從至從政。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餼廩也。少詩照反下注少者同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廩兵品反

疏 少而至常餼。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尙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瘖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彼我反躄必亦反兩足不能行也侏音朱

疏 瘖聾至食之。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尙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權鎛注云使擊鍾籧除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注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蒢戚施設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道中。三塗遠別也。別彼別反下文并注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廣敬也謂於塗中。行如字一音戶剛反下鴈
行同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并必性反本又作併提音啼挈本亦作挈苦結反疏輕任并重任分。正義曰
父齒者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
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君子耆老不徒
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徒猶空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造為也疏大夫。大
祭器不假。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
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方一里者為田九
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
者百為田九十億畝億今十萬億於力反。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
畝萬億今萬萬也疏方一至億畝。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內諸侯之地大小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按論語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
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
里。注億今十萬。正義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
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
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
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注萬億今
萬萬也。正義曰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為
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
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藉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
誤為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
之萬萬皇氏以為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秪是萬
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
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
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而遙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域於而反○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近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斷音短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去羗呂反率音律又音想【疏】自恒至億畝○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此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古者至二分○正義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者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云錯亂不可用也○注按禮至五里○正義曰王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令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令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令

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摠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摠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摠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摠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摠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二。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疏方。千。至閒田。○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竝。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里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疏】天子至十六○正義曰天子縣内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旣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揔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揔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揔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内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内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内視元士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閒田音閑下同祿食音嗣又如字下皆同爲朝于僞反清如字徐才性反潘芳袁反米汁也諸侯世子世國也象賢大夫不世爵使以德

爵以功謂縣内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辟音避○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列國及縣内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鄉鄉飲酒鄉射○冠古亂反七
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
數制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長丁丈反斛洪谷反福芳服反狹戶甲反○疏諸侯至數
制○正義曰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
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旣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
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
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至之卿○君謂
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
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
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
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食卿祿也○次國之卿命
於其君○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
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
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
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注給齊至
用湣○正義曰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
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
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
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愼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
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愼不從公羊之說鄭无駮當從許說○注謂縣至賢
也○正義曰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
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内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
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内諸侯也詩衞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衞
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内亦曰諸侯此不
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内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

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揔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揔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揔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蘇幹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禮記注疏卷十三挍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 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九

王制

司徒脩六禮節

司徒脩六禮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　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鄉誤卿

使轉徙其居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轉誤專惠棟挍宋本居作序轉字同通典五十三引亦作轉徙其序居　移居於司徒也 閩監毛本作名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名誤居　不給其繇後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徭役云本又作繇正義作繇○按依說文當作傜从人䍃聲隸變而爲傜或假而爲䌛作傜者俗字　棘當爲僰 惠棟挍宋本有爲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爲字脫閩監毛本同　夏官卿掌邦政者 惠棟挍宋本作主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主誤王閩監毛本作掌衛氏集說同案上注司空云冬官卿掌邦事者司徒云地官卿掌邦教者下注司寇云秋官卿掌刑者與此文法正同此亦當以作掌邦政者爲是　司徒至進士 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謂以恩惠遂及之 閩本同監毛本遂作逮衛氏集說作謂以恩意逮及之　尊上賢人 閩監毛本作賢衛氏集說同此本賢誤貴　簡去不肖 監毛本作去衛氏集說同此本去誤法閩本同　皆司徒統領 閩監本作領考文引宋板同此本領誤須毛本誤埋　夫司徒帥領國之英俊

之士閩監毛本作領此本領誤須惠棟挍宋本夫作大是也衞氏集說同致仕則書傳略說云監毛本作傳衞氏集說同此本傳誤德閩本同就黨學上齒
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本上齒作習鄉毛本亦作習鄉就誤卽各在一處監毛本作各此本各誤名閩本同則不得同日也閩監毛本作日此本日誤曰言經
中習鄉謂飲酒者惠棟挍宋本作鄉此本鄉誤射閩監毛本同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本同毛本上射誤弟
不別立黨學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別誤必既二百里爲野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亦作二毛本二誤一鄙師主正齒位以
否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以作與遠方至錄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但居夷狄之內惠棟挍宋本畔作畔此本畔
字闕閩本畔作也監毛本畔作地衞氏集說同曰俊士之人惠棟挍宋本作俊士此本俊下士字闕閩監本作俊選非毛本俊選作選俊尤非十三入小學二十
入大學惠棟挍宋本同閩監毛本三作五衞氏集說同餘子十五入小學惠棟挍宋本同閩本同監毛本五誤三衞氏集說同供學及司徒細碎之
繇役也惠棟挍宋本同閩本同衞氏集說監毛本供誤俱舉其大綱補各本綱作綱案作網誤教胄子者閩監毛本作胄此本胄誤胄下胄子胄長同春釋
采合舞閩監毛本采作菜衞氏集說同○按作采與周禮合但遂其陰陽以爲偏主耳閩監毛本衞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遂作逐浦鏜挍云逐誤遂皆以
四術造焉閩監毛本作焉此本焉誤馬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胥皆誤有相故以爲偏迫於夷狄也
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迫字闕監毛本迫作寄非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監毛三本闕帝王紀南北萬三
千三百六十八十三字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惠棟挍宋本同衞氏集說古作周閩監毛本然則古亦四字闕大樂至進士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至進二字
倒卽知但入仕者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但作凡是也

司馬辨論官材節

司馬至士齒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故論語注云閩監本同毛本注誤語考文引宋板作注有發至發卒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作有發謂

有軍師發卒執技之事凡有三條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事誤士條字殘闕

司寇正刑明辟節

左九棘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九誤右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卜誤不 今時持喪葬築盖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持誤特築誤葬今訂正 而辭不可習惠棟按宋本作明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明誤習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 識呵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釋文出苛察云本亦作呵 司寇至異言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斷其罪過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人衞氏集說作謂斷人罪過 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閩監毛本作革此本革誤華 閔子性孝惠棟按宋本作孝此本孝誤善閩監毛本同蓋涉上孔子蓋善之也善字而譌 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於 又列獄成之辭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列作以衞氏集說同 大司寇得正之告閩監毛本作正此本正誤王 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惠棟按宋本作聽衞氏集說同此本聽誤一閩監毛本一改以亦非 如今劾矣惠棟按宋本亦作矣與周禮鄉士注合閩監毛本矣誤奏 即是囚之狀辯為要狀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狀作伏辯下有錄字衞氏集說錄字亦有狀字同 槐之言懷也閩監毛本作槐此本槐誤裙 故知司寇及正在焉閩監毛本作正此本正誤王 則王令三公會其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令誤命 左道至俗禁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右貴左賤閩監毛本作貴此本貴誤賢 初江充曾犯大子閩監毛本作子此本子誤人 後王將老欲立大子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後王將作見上年 湖關老人閩監本同毛本湖作壺盧文弨云壺字是 故思子望子歸來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當作築思子宮刊本相沿誤脫築字宮字耳 鄭子臧好聚鷸冠監毛本作鄭此本鄭誤辨閩本此字闕 ○行僞至衆殺○閩本如此此本下○脫監本下○有上○脫毛本作下行僞至衆殺上改二○作下上字大誤 學非而博者閩監毛本作博此本博誤傳下而又廣博辨博而澤同 皆是尊貴所合蓄

之物惠棟按宋本作所衛氏集說同此本所誤於閩監毛本同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本二尺字皆作咫是也不得羣聚耳閩監本同

毛本耳誤者衛氏集說不上有但字耳字同

大史典禮節

簡記策書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策書作札書大史至諱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天子齊戒受諫閩監

毛本作戒此本戒誤成天子適諸侯必告其祖廟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侯誤矦必誤甲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

同閩監毛本祖父誤禮籍紂以甲子日死閩監毛本作紂此本紂誤純此惡亦兼餘事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兼字闕監毛本兼誤謂

天子齊戒受諫節惠棟按云天子齊戒受諫戒字起至跳知齊戒受諫是歲終者是字此宋本闕

質平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平上有猶字衛氏集說同質王受之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質作贊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

本同宋監本亦作贊天子至國用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司會總主羣官治要閩毛本作主衛氏集說同此本主誤王監本同若以周

法言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周法當作夏法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惠棟按宋本作夏傳衛氏集說同此本夏傳誤曲禮閩監毛本

同特自質於天子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九終記云凡十九頁

凡養老節惠棟按宋本自此至諸侯之下士節止爲第二十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二十

凡養至諸侯惠棟按宋無此五字論虞夏殷周閩監毛本作周衛氏集說同此本周誤同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

說同浦鏜按於改折以虞氏帝道宏大按以乃有字之誤享大牢以禮食之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享作饗按此本此號享饗二

字前後錯出閩監毛本則通作饗體薦則房烝閩監毛本作房衛氏集說同此本房誤戾其禮亦有飫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飫作飯衛氏集說同

故春入云監毛本作春衛氏集說同此本春誤春閩本春字闕　禮亦有飯食及酒者惠棟挍宋本作飯衛氏集說同此本飯誤飲閩監毛本同　親戚宴饗則有餚烝監本作餚此本餚誤餚閩本同毛本作殽衛氏集說同　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惠棟挍宋本作與衛氏集說同此本與誤而閩監毛本同　六十者宜養於小學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字闕

八十拜君命節

遊謂出入止觀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宋監本同釋文亦作止觀監毛本止誤上

九十日脩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　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揖君作君揖案正義云君出揖之是君揖老者非老者揖君也朱子云注揖君當作君揖是南宋人所見本已誤倒也　八十至爲喪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惠棟挍宋本作至衛氏集說同此本至誤拜閩監毛本同　雜記卿大夫士閩監毛本作卿此本卿誤夘　節制在家自養之法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自作食衛氏集說同閩本自字闕　故逆辨之也閩監毛本辨作辦下可辨須辨同　故歲制閩監毛本作歲此本歲誤戚　漸老彌切也惠棟挍宋本作漸此本漸誤斬閩監毛本漸作轉　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閩監毛本作城此本城誤故　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閩本同惠棟挍宋本同監毛本及誤又衛氏集說及作如　其野王城之外力役又少惠棟挍宋本作役衛氏集說同此本役誤徒閩監毛本同　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惠棟挍宋本作詩此本詩誤說閩監毛本同　經文云五十而爵惠棟挍宋本作文此本文誤在閩監毛本文作直　則喪服小功章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則作故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節

虞庠在國之西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讀書脞錄續編云據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蓋西字誤也四郊小學即東西南北之四學豈應偏置於西郊祭

義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正義引皇氏云四郊虞庠以四郊皆有虞庠其爲四郊之論無疑又云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正義云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是孔氏所據本已誤○按孫志祖是也上大學在郊正義云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卽據此文而言作四郊不作西郊此正文之僅存者文王世子凡語于郊正義旣說西爲西方成就又云或偏在四郊亦兩存其義也

有虞氏皇而祭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正義本亦作皇釋文出㞷云音皇本又作皇

縞衣而養老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縞誤鎬石經縞字闕

皇冕屬也 閩監毛本作皇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皇誤元

其冠則牟追 閩監毛本作牟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此本牟誤弁釋文出則牟追

將徙於諸侯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徙誤徒

有虞至從政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四代養老之處 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四誤三考文引宋板作四

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 毛本作當此本誤堂正德本同閩本當字闕監本當誤○衞氏集說無當字

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同閩本引此二字闕監本誤作○注毛本改作王制二字亦非

貴取物成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物誤有衞氏集說同

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 閩本同考文引宋本同監毛本謝作榭災作火衞氏集說同鄉射注作如成周宣榭災之榭案說文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子王霸篇臺謝甚高楊倞注云謝與榭同左氏穀梁宣十六年傳成周宣榭火釋文皆云榭本作謝

以臯陶謨謂之虞夏書 惠棟按宋本同衞氏集說之字同閩毛本之字闕監本之誤○

周人燕用元衣 惠棟按宋本作用衞氏集說同此本用誤月閩監毛本用誤服

其冠未聞 惠棟按宋本作共冠衞氏集說同此本其冠誤貿衣閩監毛本同

以爲與夏周同 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惠棟按宋本無周字同下有冠字續通解同

追猶堆也 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堆誤推閩本堆字漶滅

新眦之治皆聽之 惠棟按宋本作眦衞氏集說同此本眦誤而閩監毛本同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節

少而至常餼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雀杼生成及疆而寡 閩監本同衞氏集說同毛本疆作彊

瘖聾節 惠棟按云瘖聾節道路節宋本分朋友不相踰以上合瘖聾節為一節

瘖聾至食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戚施植鎛 惠棟按宋本作植毛本植作直此本植誤權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亦作植○按作直與國語合

籧除蒙璆 毛本同閩監本籧除作籧篨衛氏集說同下籧篨放此案國語晉語籧篨字從艸補音從竹

盧戟柄也 毛本作戟衛氏集說同此本戟誤戰閩監本同○按韋昭國語注柄作柲

矇瞍循聲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循作修○按作修與國語合韋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修之

官師所不材 閩監毛本作材衛氏集說同此本材誤林

宜於掌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通解同盧文弨按掌改裔下置於掌土同○按盧文弨是也晉語作以實裔土注云裔荒裔

設文不具 閩監本作具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具誤其毛本同衛氏集說作說文不具

道路節 惠棟按云輕任并以下宋本合下節君子耆老二句為一節

道中三塗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中作有宋監本同岳本作道有三塗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兄之齒鴈行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斑白者不提挈 石經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亦有者字此本斑作班者字脫閩監毛本斑字同者字亦脫釋文出提契云本亦作挈

雜色曰斑 閩監本作斑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斑作班毛本同

輕任并重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父齒老也 監本作老衛氏集說同此本老誤者閩毛本同

君子耆老節

徒猶空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空誤黨

大夫祭器不假節 陳澔集說移此一節在上文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下

大夫祭器不假 惠棟按宋本無此六字

方一里者節

方一至億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閩監本作大小衛氏集說同此本大小誤大大毛本誤大夫惠棟按宋本作小大經籍錯亂閩監本作籍衛氏集說同此本籍誤藉毛本同字相交涉閩監毛本作涉衛氏集說同此本涉誤步鄭未注之前閩監本作未考文引宋板同此本未誤朱

自恒山至於南河節

山陵林麓閩監毛本作陵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陵誤陽自恆至億畝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九州方三千里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三誤一考文云宋板作三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節

周尺之數閩監毛本作尺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尺誤又古者至二分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五十二作二十五七十一步有餘惠棟按宋本作有衛氏集說同此本有誤者閩監毛本同經文錯亂閩監毛本作文衛氏集說同此本文誤云鎭圭尺有二寸閩監毛本作圭此本圭誤吉乃是六十四寸閩監毛本作乃此本乃誤刀則今步皆少於古步閩監毛本作少此本少誤步是今步別剩寸六寸閩監毛本上寸作十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十六寸作六十寸外剩十六寸而計之惠棟按宋本作外衛氏集說同此本外誤小閩監毛本同計古之一畝之田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一誤今田誤王是今田每一畝之上閩監毛本作田此本田誤曰下則方百畝之田同從北嚮南閩監毛本作北衛氏集說同此本北誤此相併爲五千步惠棟按宋本作併衛氏集說同此本併誤伊閩監毛本同

方千里者節

方千里者閩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方字闕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閩監毛本作三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三誤二石經三十作卌 方千至閒田惠棟挍宋本無此𠀤字 凡千里之方閩監毛本作千衛氏集說同此本千誤十 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本立字闕監毛本立誤○剩十里方有二十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下十誤一衛氏集說作剩十里之方二十 則其餘方百里者十閩監毛本作十衛氏集說同此本十誤一

天子之縣內節

天子至十六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惠棟挍宋本如此此本供字闕又誤之閩監毛本之字同供誤爲衛氏集說同 王子弟采邑閩監毛本作釆衛氏集說同此本采誤木

諸侯之下士節惠棟挍云諸侯之下士節宋本分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以上爲一節六禮以下宋本另爲一節

卿食二百八十八人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下八誤人下八政同 方伯爲朝天子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朝誤明釋文作爲朝考文引宋板亦作朝 給齊戒自潔清之用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潔作絜岳本同釋文同宋監本同 鄉鄉飲酒閩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挍宋本同宋監本同監毛本脫一鄉字 諸侯至數制惠棟挍宋本無此五字 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閩監毛本作上衛氏集說同此本上誤下 前文下大夫倍上士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文作云衛氏集說同 君食二千至之卿○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作君食二千八百八十八人者 君食千四百四十八人者惠棟挍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君上衍故字緣此本及宋板君上有空闕誤補也 按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裘誤袠熊作能 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惠棟挍宋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誤賢閩監毛本同 謂諸侯世子未遇爵命惠棟挍宋本作爵此本爵誤豹閩本同監毛本爵作錫衛氏集說同 則王命次子守

其采邑惠棟挍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此本守誤行采作秩閩監毛本同　不世爵祿諸侯降於天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挍宋本祿下有者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三終惠棟挍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二十終記云九十九頁宋監本禮記卷第四經四千三百三十九字注五千一百六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四經四千四百三十字注五千一百五十八字

大清嘉慶廿一年重刊
用文選樓藏本校

禮記注疏卷十三挍勘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三十五
作者=阮九审定
页数=142
SS号=12374811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